

序跋精萃

疼痛,是一种破茧而出的领悟 ——文艺评论集《声色经纬》自序

□ 罗旭初



在我4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里,疼痛,犹如一位形影不离的伙伴,相伴于每一个探索与求知...

创作的初始,如同春嫩的芽苗破土,怀揣着憧憬与希望。那时,疼痛是一种对表达的渴望与笨拙手法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...

铁凝说:“在城市的雾里,我也看不见雾中的草垛,再也想不到雾散后大地会是怎样一派玲珑剔透。”曾经,在乡村或者自然的怀抱里,雾霭是一种充满诗意的存在...

赠,也是生活真实的见证;墙头或许爬着几株不知名的野草,有着顽强的生命力,它守护着一方小小的天地,见证着岁月的变迁...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创作的领域逐渐拓宽,主题越发复杂且沉重。我开始涉足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创作,这时候的疼痛,是目睹不公后的愤懑,是感受到人性黑暗后的悲寒...

而当创作走向更深层的思辨领域时,疼痛又变成了一种哲学层面上的自我挣扎。记得我在写一篇《活着的意义》时,在探索关于生命的意义、存在与虚无等主题时的那一刹那,我的思维像是陷入了一团迷雾...

在这四十年的创作长河里,疼痛就像是灯塔,每一次它刺痛我,都在指引着我向着更深刻、更有内涵的创作境界前行...

这40年的岁月,让我在疼痛中不断蜕变,每一次的领悟都像破茧而出时那股破釜沉舟的力量,推动我向着创作的更高峰攀登...

每一回在生活的磨砺下有所领悟,都恰似那破茧的蝴蝶所蕴含的破釜沉舟之力。曾经,我面对创作中的困难,犹如困兽一般,找不到出路...

创作的道路上,未知就像那浩瀚无垠宇宙中的黑暗物质,我无法确切地知晓它究竟隐藏着什么。然而,正是这些未知散发着无尽的美丽...

回首往昔,那些曾经的疼痛已成为我最珍贵的财富。它们见证了我在创作之路上的成长与蜕变,每一次的蜕变都会让我离那片浩瀚的创作星空更近一步...

荆日杂谈

从《朋党论》的困局,看「带队伍」的智慧

□ 袁枫

欧阳修37岁时写成的一篇《朋党论》,为庆历新政的改革派辨诬,文采斐然,逻辑清晰,堪称政论典范...

作为基层管理服务人员来读此文,心中不免生出几分复杂的感慨。欧阳修的“操作”,恰恰为基层管理服务者如何“抓班子、带队伍”提供了深刻的镜鉴...

他的核心论点,在于“辨”。辨君子与小人,辨真朋与伪朋。道理上无懈可击,可一旦落入现实的政治泥潭,这个“辨”字就成了最锋利的双刃剑...

这不禁让人思考,一个卓越的领导者,其核心能力究竟是什么?是像欧阳修那样,挥舞着“道义”的大旗,在团队中划出楚河汉界吗?恐怕不是...

欧阳修看到了“朋党自古有之”,却忽略了朋党是如何形成的。一个健康的团队,不应是几个“君子”的简单聚合,而应是一个能够不断孕育“同道”的生态...

反观庆历新政,改革派急于求成,触动了庞大的利益集团,却未能建立起一个足够稳固、足够包容的“同道”联盟...

所以,读《朋党论》,我们得到的不应是“如何辨别小人”的术,而应是“如何避免团队沦为朋党之争的战场”的道。领导者要做的,是超越“君子”与“小人”的简单划分...

欧阳修后被贬滁州,远离中枢,仕途受挫但人生阅历更厚。于39岁时在滁州写下了《醉翁亭记》,那份“山水之乐”背后,或许藏着几分对朝堂纷争的疲惫与反思...

新书推荐

让诗词照亮少年成长路

近日,由《千古风流人物》项目组编著的《跨山海:青少版》正式上市。该书依托高分文化纪录片《千古风流人物》IP打造...



全书精选26位课本中的诗词大家,分三册围绕成长主题展开,让孩子从三个维度读懂诗词与诗人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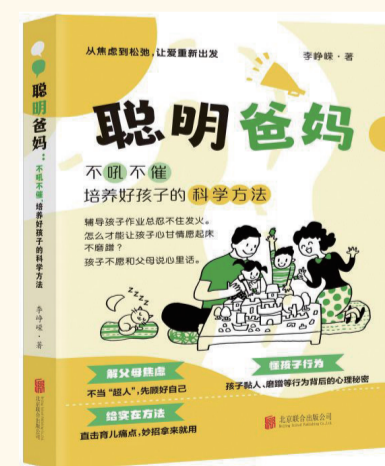
以诗人为镜,汲取人生力量。第一册《以诗为剑,踏歌闯河山》,展现屈原、李白、辛弃疾等诗人的壮志风骨...

以文脉润心,涵养品格格局。本书不止于诗词知识传授,更聚焦青少年精神成长,从屈原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坚守,到苏轼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豁达...

《跨山海:青少版》兼具文学性、趣味性、实用性与成长价值,搭配精美手绘插画与趣味文史小百科,让阅读充满探索乐趣...

告别“吼催”焦虑,拥抱松弛养育

近日,家庭教育新作《聪明爸妈:不吼不催,培养好孩子的科学方法》正式上市。本书聚焦当代父母高频育儿痛点,以心理学理论为支撑...



全书围绕父母自我成长、孩子行为解读、学习方法养成三大核心板块,轻松破解高频育儿难题,覆盖幼儿期到青春期全成长阶段...

尤为值得关注的是,本书率先聚焦父母的自我关怀,打破“完美父母”“超人家长”的枷锁。书中明确提出,父母不必时刻紧绷,无私奉献,要学会情绪疏导...

从行为解读到沟通技巧,从情绪管理到学习赋能,这不仅是一本育儿实操指南,更是一份写给焦虑父母的心灵疗愈书...

读书心得

活着就是意义

——读余秀华散文集《无端欢喜》有感

□ 陈声祥



余秀华的散文集《无端欢喜》,是一部扎根于日常的生命手记。它真实记录了作者的村居岁月、人情往来、家庭烟火与文学创作...

在她眼中,生活里的一草一木,皆可成为体悟生命的入口。

《竹节草》中,她惊叹于野草顽强的生命力,并由此生出一段掷地有声的感悟:“李白说,天生我才必有用。我觉得活着已经是最有用的部分了。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传奇,那些微弱的思想的光芒一定不经意地照亮过身边的人...”

秀华却道破真相——竹节草的存在足以点亮人心,平凡个体的存在,又何尝不曾温暖过旁人?活着本身,便是最大的意义...

《黄昏上眉头》里,田地里的玉米令她动容:“它不管,有一块地就可以了,有阳光就不错,如果风调雨顺,那就疯疯地生长吧。”成熟后的玉米静卧院中,谦卑又大气,沉静却高傲...

谈及种花,她写道:“它们(月季)的存在,就是为了成长,从生到死,把简单地活着,简单地灿烂当成唯一的使命。但是人就是没有如此乐观。”

活着就是意义,可好好活着,从来都不是易事。书中《冯唐说:人就要不害怕,不着急,不要脸》一篇,便写透了活着的底气与韧性...

底。换一种说法,便是勇敢地活、耐心地活、坚韧地活。

余秀华正是这句话的践行者。她热烈礼赞生命,坦然以生命本色示人,活得蓬勃而坦荡。成名之后,她不掩饰对美好人事的倾慕,一段短暂的相遇、一次真诚的交集,都能让她沉醉其中...

正因被爱包裹,她才懂得:“无论多么不堪的身体和生命,我们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这独一无二就已经值得万分珍惜了,何必祈求更多呢?”

余秀华是不幸的,又是幸福的。她笃信活着就是意义,抛开世俗的标尺,以病痛之躯,开辟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山河,活得自信、活得坦荡、活得热烈,活成了一道光。

书香一瓣

读自己编的“书”

□ 陆剑

不知从何处动笔,常常握着笔冥思苦想半天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,令我十分无奈,不得不放下笔去研读报刊上的文章,揣摩别人的构思...

最初时,剪报本就像大杂烩,消息、通讯、散文、杂文、小说、诗歌、报告文学、小故事、对口词、相声等应有尽有。随着剪辑文章的增多,我慢慢地学会分类,首先分为新闻类、文学类、杂文类、曲艺类,并且尝试下一编辑的味儿...

歌词、相声、渔鼓等,在广而全上下力气,在短精深做文章。虽然编辑这些剪报本花费了我不少时间和精力,但我却乐此不疲,因为我从中找到了乐趣。

记得1977年我采写的第一篇消息《嫂嫂为弟当参谋》和1990年我写作的第一篇散文《洪湖之水》都是深受剪报本上的文章启发而写成功的。

每当闲暇的时候,翻开自己编辑的剪报本,阅读里面的一篇文章都有一种亲切感、自豪感、欣慰感。尽管万余篇文章都经历了我的阅读、选择、剪辑、粘贴等工序,是我自己再生产的劳动成果...

如今,我的办公桌上、家里书柜和床边案头已有119本剪报本。几十年来,我偶尔有一些“豆腐块”“火柴盒”的文章见诸报刊、网络平台,都得益于自己编的这些“书”。

近日,一位网友发来一则文字:“先贤有言,饭可以一日不吃,觉可以一日不睡,书不可一日不读。阅读是一场心灵的修行与沉淀,以文字为灯,照亮前行的方向,以书香为墨,书写岁月的悠长...”

说来惭愧,自己一生没进大学门槛,也没读多少书,四书五经、古文观止、四大名著等只是蜻蜓点水,对名人诗篇也不过是一知半解。但有一种偏爱,那就是喜欢读自己编的书。

不怕人见笑,我编的书既不是买来的,也不是借来的,更不是偷来的,而是自己50多年来的手抄本和编辑的剪报本。

我对手抄本和剪报情有独钟,把它称为自己的书。1975年,刚高中毕业的我,提笔写文章时,